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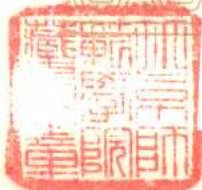
盲 肠 炎

断 断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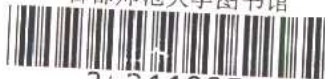
羽 书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11905

1211905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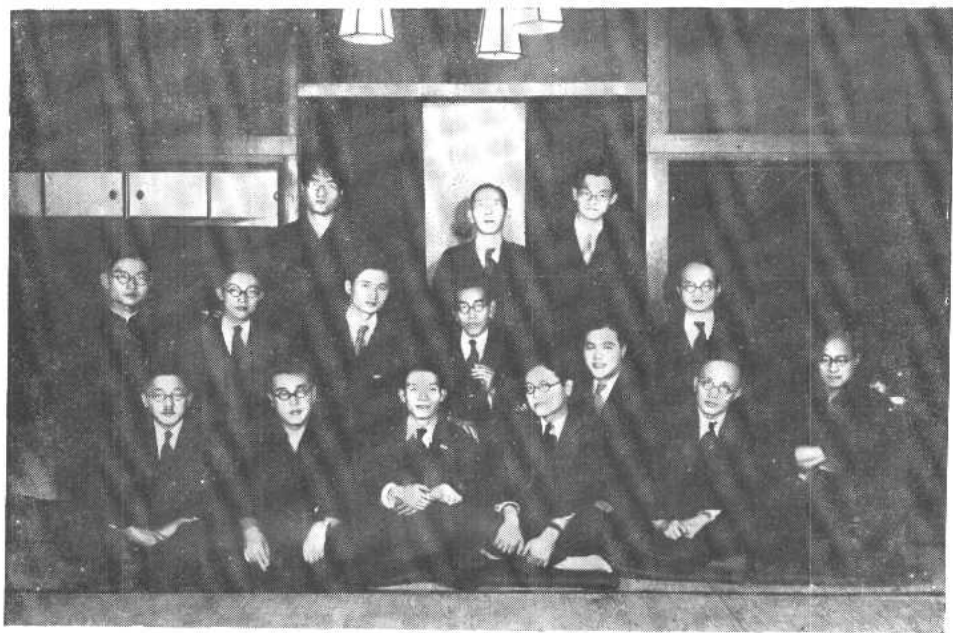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frac{7}{8}$ 插页 5

字数 230,000 印数 1—2,960
199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306-6/Z·48

定价 9.55 元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郁达夫赴日宴会合影

（前排左起：吉村永吉、石田幹之助、郁达夫、竹内好、作者、武田泰淳。中排左起：土居治、饭塚朗、郭明昆、实藤惠秀、千田九一、曹钦源。后排左起：增田涉、一户務、松枝茂夫。）



一九三八年一月与周恩来、叶剑英、
彭德怀在汉口大智门车站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参加群众集会时摄

第十八卷说明

本卷收入《盲肠炎》、《断断集》、《羽书集》三个杂文集。

《盲肠炎》原收杂文九篇，一九二八年与《水平线下》合辑，由创造社出版部初版；一九四七年上海群益出版社曾刊印单行本。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群益出版社版，经作者修订后，删去《马克思进文庙》一篇，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这次按《沫若文集》第十卷版本编入。

《断断集》系作者于一九五八年根据一九三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沫若近著》，删去其中《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一篇，将《“举案齐眉”》、《刺身》和《水与结晶的溶治》三篇附文改作正文，编为一辑，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十一卷。这次除将《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包括附录）、《再谈官票宝钞》和《答马伯乐教授》四篇移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外，余均据《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版本编入。

《羽书集》原收杂文七十四篇，一九四一年由香港孟夏书店初版；一九四五年，作者从孟夏版中删去十七篇，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再版。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群益出版社的重印本，经作者校阅后，删去《我们为什么抗战》、

《国难声中怀知堂》和《由四行想到四川》三篇，按写作时间的先后，重新排次，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又从孟夏版中抽出《驳〈实庵字说〉》、《关于“戚继光斩子”的传说》、《续谈“戚继光斩子”》和《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四篇，编于集后。这次除将原孟夏版中的四篇移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外，又重收原群益版中删去的三篇，余均据《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版本编入。

第十八卷目录

盲肠炎

《盲肠炎》题记	3
盲肠炎	9
一个伟大的教训	13
为“五卅”惨案怒吼	17
穷汉的穷谈	22
双声迭韵	26
不读书好求甚解	32
卖淫妇的饶舌	39
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43

断断集

《断断集》小引	59
屈原时代	60
中日文化的交流	79
“举案齐眉”	91
“刺身”	94
水与结晶的溶洽	97

斗牛国的牛	100
青年与文化	104
旋乾转坤论	112

羽书集

改编小引	123
第一序(香港版)	124
第二序(重庆版)	125
我们为什么抗战	128
抗战与觉悟	132
告国际友人书	143
国难声中怀知堂	151
理性与兽性之战	153
由“有感”说到气节	156
忠告日本政治家	158
全面抗战的再认识	164
关于敏子的信	169
“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	171
日本的儿童	173
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	175
逢场作戏	178
情力与革命	180
不要怕死	183
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	186

由四行想到四川	190
一位广东兵的诗	194
后来者居上	197
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	199
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	202
武装民众之必要	207
饥饿就是力量	214
抗战与文化问题	217
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222
长沙哟，再见！	229
日寇残酷心理的解剖	231
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237
鲁南胜利之外因	239
纪念台儿庄	242
来他个“四面倭歌”	247
文艺与宣传	249
把精神武装起来	252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 民族生命里去	257
致华南友人们	263
后方民众的责任	267
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272
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275
复兴民族的真谛	280

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	283
纪念“一·二八”剪辑	288
世界反侵略秩序的建设	294
巩固反侵略的战线	300
“中国人的确是天才”	305
发挥大无畏的精神	308
争取最后五分钟	312
绝妙的对照	318
青年化，永远青年化	322
和平的武器与武器的和平	326
大人物与小朋友	329
“无条件反射”解	330
汪精卫进了坟墓	337
成仁便是成功	343
先乱后治的精神	345
写在菜油灯下	349
三年来的文化战	352
龙战与鸡鸣	362
告鞭尸者	370

盲 肠 炎

《盲肠炎》题记

盲肠炎近来成为了相当时髦的名词。国民党某“党要”曾把中共问题比为盲肠炎，要开刀。^①民社党某“新贵”也曾把该党的革新派比为盲肠炎，也要开刀。^②其实这两位摩登大夫对于医理病理，实在是外行得很。盲肠炎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险症，虽然可以死人，死亡率是很小的。治盲肠炎的方法也不必一定要开刀，用消炎性的内科治疗，也还是可以收到效果。乱下诊断，乱开刀，对于医道固然外行，对于政治也同样外行。

但我这儿所提出来的“盲肠炎”却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医案了。我得声明，我并不是对于前两位大夫的蹈袭，当然我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创世纪》月刊创刊号。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加有作者题注：“这篇题记原是初版《盲肠炎》的序。《水平线下》那一部分剔开了，已编入自传性质的文字里面。”

① 陈立夫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与中央社记者谈话，将解决中共问题比之为“治盲肠炎”，并说：“如证明其确将危及生命，自当施用手术，加以割除。”

② 民社党，系“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前身为中国国家社会党，一九三四年成立，以张君勱为首。一九四六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该党新晋常委蒋匀田曾在一次讲话中将党内的革新派比作盲肠炎，要开刀。

并不想争这优先权，说他们是对于我的蹈袭。一句话归总：我们是两不相干的。

我虽然也学过几年的医学，但我是学而未成。我对于医理病理认真说也并不怎么内行，而对于政治倒老老实实是充分外行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把盲肠炎来比譬了资本主义，在今天看起来，实在并不十分妥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的历程，比如鸡蛋有壳，蚕蛹之有茧那样；待鸡蛋孵成了鸡，蚕蛹化成了蛾，则壳与茧必被打破，资本主义也必被扬弃而已。

中国的资本主义过了时，发育得很不顺畅，一出马便呈现出病态。它是先天不足，而又外感频袭，而外感在今天却更加严重了。这个营养不良的小团是长不成器的。假使再让我用医学的智识来做比譬的话，我倒要把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强大的一个资本主义比成恶性的癌，不仅是我们，就是全世界的健全组织都是在被它侵蚀着的。

我们今天倒要防御这个癌，隔离这个癌，割掉这个癌，然后一切的生机才能有保障。故在今天倒不是向自己的盲肠炎开刀的问题，而是向癌肿开刀的问题了。癌肿是有窜走络（Metastase）的，中国今天的买办官僚资本，事实上就是那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窜走络。这个窜走络如不除尽，中国本身的民族资本或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是没有方法进展的。不，危险比这更大，会要闹到全殖民地化的地步。故我们今天的问题，倒不是怕受“共管”，而是由“共管”化而为单管了。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所给予的迫切课

题,美国的华莱士^①已经告诉了我们:就是对于杜鲁门主义^②的毫不犹豫的斗争。

我这部医案对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病情虽然已经不切合,但大体上的处方是没有错的。医生医病也有养病的一段期间,在病情诊断不能十分确定时,要有一段期间来静观病情的发展。我们要算又静观了二十多年,不,事实上自己就是病人,在病苦中苦斗了二十多年,病情今天是明朗化了。翻翻以往的病历,于豫后的工作倒也是不无裨补的。

在我自己尤其值得提起的,是这部书在我的精神发展上表示着转折点的一个里程碑。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这一年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执行其历史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年,中国在那时更明确地迈出了她的反帝反封建的健步。

我在那时候,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当我的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在这儿所收的属于

① 华莱士(H·A·Wallace, 1888—1965),美国农业问题专家。在罗斯福总统任内为农业部长。1940年任副总统。1944年6月访苏联后曾来中国访问。杜鲁门任总统后,华莱士继续主张罗斯福的睦邻外交,公开反对杜鲁门政府的反苏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

② 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新殖民主义纲领。